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北海屠龙记



[民国]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北海屠龙记

还珠楼主 著

05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海屠龙记/还珠楼主著. —2 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4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ISBN 978-7-80723-045-8

I. 北... II. 还... III. 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828 号

I_{242.4} / 354
北海屠龙记

著	者	还珠楼主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9
字	数	675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045-8
总 定 价		1148.00 元(共 45 册)

远方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者

目 录

第 一 回	疗妒仗灵丹临难痴情怜爱宠 飞光诛丑类相逢隔世话前因	 1
第 二 回	无意傲凶顽湖上笙歌喧碧羽 有心防邪魅盆中宇宙演红花	 71
第 三 回	御邪除凶万顷烟波飞血雨 临危遇救千重雷火拥金莲	 115
第 四 回	义重师门舍身谋老怪 喜求灵药绝海屠妖龙	 158

第一回 疗妒仗灵丹临难痴情怜爱宠 飞光诛丑类相逢隔世话前因

(一)



离徽州北门二十余里，过了二十里铺，再往西折，沿着临溪前行三数里，便见前面绿云如雾，柳浪含烟，一大片垂杨掩映着数十所人家台榭，地名景贤村。全村沈姓最多。

沈祖明初曾为御史，为人刚正，不附权贵，因忤时相去职。饱尝世味之余，早已灰心，深知宦途险恶，祸福无常（明初官极难做，洪武忌刻寡恩，待遇尤薄，稍不称旨，立有杀身夷族之忧）。自己年将半百，只有独子丕绪，年才十三，人虽谨厚，天资并不聪明。

读书只求明理，田业足能自给，何必要什官做？于是连儿子也不令进取。入学之后，有了一领青衿，便不使再习时文，

北海屠龙记

去赴科考，父子二人家居耕读。地当新安江的上游。山则黄山白岳，矗然入望；水则绩临二溪，一苇可航。家业又颇富厚，七八顷水旱田园之外，城里还有两处制笔墨的大店铺。所居又具园林花木之胜，庖厨精美，生活优裕，山光水色，焕紫索青，嘉木名葩，争芬竞艳，无不常年领略，尽情享受。至于遥山近水，选胜登临，更是年时例举。为了家居安乐，并还时常告诫丕绪，子孙不必远出争求名利，只要不是白丁，保得耕读家风已足。以后子孙从小读书时，便应教以农耕和经管家业之事。大来去应科考，取得衣冠，便即归耕。既免受那宦途风险劳苦，又不致染上一身酸腐气息。

丕绪因乃父风雅旷达，濡染成习，名心极淡，当时应命。不久父死，果然遵守遗嘱，不事进取。家居自多乐事，只是和乃父一样，子息艰难。娶妻田氏，十多年并无生育，性又妒忌。丕绪忠厚懦弱，并不敢作纳妾之想。

田父济农，人颇迂腐，又受过沈家好处。封建时代，重男轻女，妇女不育，曾列七出之条。见女儿嫁了多年，子女全无，又不代夫纳妾，认作大逆不道，惟恐无后。这年忽接乃女归宁，再三严词告诫，晓以利害。田氏虽妒，却听父母的话；又想起再拖下去，万一老不生育，偌大一片家业，岂不便宜外人？当时也颇感动，回家便召媒婆物色人才。

连看了几个，俱觉所相女子，比自己年轻好看，恐丈夫宠

爱变心，百计挑剔。似这样荏苒经年，终未把妾买成。等媒婆看出她的心意时，乃父见她久未办成，以为有心延宕，竟代她做主，买了一女送去。为防女儿作梗，并令乃母前往主持，立逼当日收房。那妾名叫凤珠，小家碧玉，颇有丰姿。田氏才知弄巧成拙，无奈内迫亲命，外忌人言，只得勉强谢诺。丕绪中年纳妾，情趣可知。田氏见他专爱新宠，自然妒火中烧，偏生从小就怕父母，不敢违抗。乃母偏受乃父之命而来，守伺婿家，为的就是防她吃醋吵闹，看去简直非要呆到有了生育才走的神气，休说争夕，连想和丈夫吵架都办不到。丕绪见有岳父母做主，非出自动，妒妻面前有话可答，乐得消受。虽还不敢公然恣意温存，夜夜专房，但是心头爱宠，诚中形外，有时也不免自然流露。田氏除自己当夕时，悄声数说责骂外，在恨得牙痒痒，无计可施。还算好，只过了三个月，凤珠便有了身孕。



田母这才回家，行时暗中诫女说：“好容易新姨有了身孕，须知你是结发原配，女婿为人又好，爱点新鲜，也是人情。我在此暗中留神，对你仍和从前一样，决无宠妾灭妻之事。侧室儿女，名份上仍是你的，只借她肚皮过路，有什相干，况且家业全归你管，有什不足之处？我去之后，你格外要对新姨好，使她好好生养；不要因你几句气话，使她孕中气苦，伤动胎气。丈夫面前，切不可说气话。多年夫妻，他本无纳妾之念，是你父母强他如此。你越体贴恭顺，他越觉你好；争吵气话，白伤



情感，全无用处。”说完出来，由丕绪亲送回去，称谢不置。田氏果觉出子息生育关系重大，只当晚和丕绪吵闹了一夜，对于侧室并未发作。

凤珠还当正室贤淑，哪知就里。只是丈夫近来进房时少，几乎十天八天才来同夜一次，说是日久情淡，偏又温存备至。问是何故。答说日为子息愁急，好容易有了指望，胎教不可不守。无如相爱大深，恐到时情不自禁，只好狠点心肠，不常到房里来了。凤珠因别的相待都好，哪知丈夫苦处。每当同夜之际，总说：“我非荡女，知道子息重要，同床并无别念，你也深知。无奈一人寂寞，虽不敢想夜夜厮守，只想时常见面，和以前那样，隔一两天，来我房中夜谈一回，有何妨害？”此时丕绪爱她愈甚，不忍拂她心意，只得忍受妒妻絮聒，或乘妒妻出往戚家，到爱妾房中聚上些时，苦中作乐，分外情热。

田氏看在眼里，忿恨已极。快要熬到临月，凤珠年幼娇痴，有口无心，头生胆小，又正赶田母闻信，赶来照料，竟当着田氏母女说：“我并非不知胎教，老爷近数月不大肯进房来。连日常做怪梦，醒时吓了一身冷汗，老是胆小害怕。求太太和外老太太对老爷说，请他另外搭张床在房里，临生再搬出去，可好？”田母闻言，便知乃女表面对她好，暗制丈夫，不许同房。凤珠又柔顺天真，动人爱怜。不等女儿开口，立命下人照办，并把爱婿唤来告知。丕绪自是心喜。

大家盼儿心切，已经足月，又经医诊断，说是日内必生，全家都在留意。产妇母子所需各物，也早停当。谁知肚皮仍是向前凸起，并不下垂。一晃多过了两三月，急得翁婿两家到处求神许愿，终无灵应。田氏先疑怪胎，当延名医诊治，脉象却又良好，不知何故。好容易挨到十四个月份上，这晚丕绪，正陪爱妾说笑，引她喜欢，突然阵痛发作。

幸而富家准备齐全，田母又有经验，当日下午见凤珠凸腹下垂，前胸内陷，料定日内临盆，却没想到这么快。等赶往房中一看，产妇竟是难产，已经疼晕过去。此时生产，全凭收生婆与老年妇女经验，一遇到这类带有危险症候的难产，只有求神拜佛，直无善策。

一家人又盼予心切。

尤其田氏妒念甚重，侧室得宠，已经气极，又怪她假装胆小撒娇，利用乃母，老早把丈夫霸占了好几个月，男女二人终日厮守房中说笑，恩爱非常。偏又来了一位只顾女婿喜欢，不管女儿闷气的亲娘。平日向着那小贱人，百般将就，并还故意睡向自己房内，明为做伴，实则是怕自己争丈夫。每日气得心痛，偏生无法出口，于是把所有怨毒种向凤珠身上。好容易熬到临月，又是一个难产。半日之间，凤珠死去活来，疼晕过去好几次。胞浆已破，流了满床血水，婴儿头早倒转，已经露出顶上胎发。无奈婴儿头大初生，产门窄小，嵌在里面，钻不出



来。照此形势，时间一久，母子全伤。收生婆已说只能顾一头，不能全保，请问主人是保母保子，走哪一头，以便下手。田氏自然巴不得借此公报私仇，去了这眼中钉，还白得一个儿子。

幸而不绪平日虽怕老婆，当此爱妾生死关头，一时情急，竟然据理力争起来，说：“取子弃母，万无此理。她入门不久，便有身孕，可见生育容易，不过头胎艰难而已。”

休说婴儿男女未分，就算是个儿子，命中该有终须有。我本无心纳妾，原是岳母恩怜，贤妻美意。既已收房，平素并无失德，决不能为了保全婴儿，草菅人命。”一面正色坚决，大争不已；一面迫令收生婆从速下手，只要大人无伤，必有重赏。

田母素日信佛，深恐报应，只想母子都保，无所主张。田氏见丈夫自发动起，说什么也不离开产房，为护爱妾，竟改常度，向己力争，面有忿色，越发恨极，乘着乃母去往佛堂祝告之际，气得咬牙切齿，连男带女，一齐咒骂。凤珠在床上听得清楚，连气带急，当时逆血上行，哭喊得一声：“老爷，由我死吧。”就此死去。夫妻二人正在吵闹，还未听见，收生婆一报信，才知人死。田氏遂了心愿，自不再闹，而且转怒为喜，令收生婆从速下手取胎，免得婴儿闷死在内。不绪忽然冷笑一声，喝道：“哪个敢取？我宁断子绝孙，也须还她一个整尸。这等家室，不如无有。我日内便出家了，要这送娘儿作什？”话未说



完，目中痛泪也自夺眶而出。

同时田母原看出乃女近来神情不好，恐她吵闹，守在房里。后见情势越险，情急无计，才往佛堂求告。闻报大惊赶来，进门知道人不救转，女儿夫妻休想和好，怒瞪了乃女一眼，匆匆赶往床前，细一查看，知是逆血上攻，许能有万一之想。又看出收生婆本领大差，不顾唤人，忙将大碗浓醋往火盆上泼去。一面忙喊：“取纸来熏。贤婿不要优急，照你岳父相法，新姨福相，必无横死之理。”丕绪终是忠厚，气急悲愤之下，和田氏闹了几句，见岳母如此关心，反而不好意思，满面通红，无话可答。泪眼注视心头爱宠，正在伤心凝盼，忽见丫头奔入报信，观音庵聋师父同一中年女尼，要见外老太太。

田氏一听丈夫为了妾死，竟要出家，虽然气愤，也是惶急，坐在旁边，正没好气。闻报方喝：“蠢东西，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你老爷为了心上人，快要当和尚去了，谁还有什心肠接待她们？”话未说完，田母已一迭连声直说快请。丫头刚一转身，便听院中有一老尼口宣佛号走进。田母喜道：“这就好了。”随说，人已抢步接出。

原来观音庵老尼是个聋子。田母起初也未留意到她，只因素来信佛好善，所居邻近，见她年老耳聋，庵中清苦，时往拜佛布施。聋尼时常求助，并说不是己用，乃是代她行善，接济好人。田母因她自身操行实是清苦，颇为赞赏，不问多寡，有





求必应；自己有什么事，也常向她庵中许愿虔求。日子一多，渐渐觉其每次求告，只要聋尼在侧，似有意似无意地偶然答上一两句话，日后必有灵应，情知有异，信奉观音也愈勤谨。便这次凤珠怀孕，事前也曾略示先机。后来足月不产，两三次前往访问，均值老尼远出未归。上年家人重病，便因她赠药得痊。知她向不无故登门，此时前来，必非无故。

等到外屋一看，果然还陪了一位中年女尼同来。状甚恭谨，迥与往日相见，耳聋懒散之状不同。见面便指中年女尼说道：“这是我大师伯，在川边倚天崖龙象庵居住，法讳上芬下陀。偶经门外，闻说主人侧室有孕难产，恰带有两丸催生药在此，不论产妇母子及已生未生，只要在当日内，便可救醒。如是女的，大来另有去处，从小也当男儿看待，不必缠足拘束，他年全家人丁财产，便可因她保全了。还有你和令婿，俱是积善之家，家室理宜和美，这些缘孽，已求家师伯代为化去。此外有符一道，另赠令爱丹药一粒。就在产妇回醒时，将符焚化，再请令爱服此丹药，自有灵效。出家人不愿轻入血房，请自将去吧。”芬陀坐在上首，始终微笑，一言未发。

田母喜出望外，闻得房中哭声呜咽，知在危急，不愿多说，匆匆礼谢，赶进房去。

见产妇面如土色，手足冰冷。女婿也不畏血污，伏身其上，正在痛哭。收生婆看出母子全无生理，恐受埋怨，已经溜

走。忙喊：“贤婿躲开，包你能活，灵丹来了。”丕绪已经情急痛心，神志已昏，哪听得见。田母终恐时久耽误，老年人气弱，拉了两下未拉起。

所幸产妇死前发话，末一个字是开口音，口张未闭，忙把两丸丹药塞向口里。初意产妇已死，不能下咽，忙唤人取水冲灌。忽闻异香自口发出，跟着口便闭拢，一个喷嚏，人便悠悠醒转。田母喜极，急喊：“姑爷，快些躲开，新姨已醒，肚里还有胎儿，莫被你压坏。”

同时风珠本是污血逆行，将气闭住，虽然两太阳穴直冒金星，闷胀无比，知觉并未全失。耳听丈夫哭喊，与正室争吵之声，心如刀割，只干着急，说不出一句话来。待了一会，周身血脉全滞，快要走上死路。猛觉口鼻生香，一股甘芳之气，由喉间冲入腹内，晃眼布满全身，关窍立通，遍体轻快舒适，痛苦全消。只是腹中震动，产门似要分裂。

当时神智清明，知将分娩。睁眼一看，丈夫泪眼模糊，伏身胸腹之间，正在哀声悲哭。

忙也伸手，连推带喊道：“老爷请走开，我底下不好，怕要生呢。”

丕绪原知岳母拉他，以为人死不能复生，不信能够活转，悲恸之极，意欲尽情一痛，故作未闻，目光仍不时扫到爱妾脸上。嗣听田母说得紧急着重，又放了两丸药在爱妾口内，猛想





起常听岳母说起聋尼，绝望之余，方生希冀。爱妾已妙目流波，面色转变。心中一喜，已自醒悟，高兴之极，正待抚问温存，田母、凤珠一喊一推，立时明白过来。

平日拘谨的人，不禁羞得满面通红，连忙爬起。一回身，正赶上田氏看出这场乱子太大，丈夫固执，爱妾情重，人如死去，纵不出家，必不会与己和好，正在床前惶急万分，后悔无及。人一醒转，一想丈夫可恶情景，重又勾起妒火。虽因人刚回生，恐再气死，话未出口，两下里这一对面，由不得恶狠狠瞪了一眼，叹了口气。丕绪此时心气渐平，见田氏双目哭肿，想起以前夫妻也颇和美，只嫌她脾气乖张了些，适才话实在太重，也自内愧。刚把头一低，想不起说什话好，田母早把那道灵符向烛上点了。符火光中，似见有片金霞影子微微一闪，田氏立似头上有人击了一掌，跟着心中一震，怒火全消，只觉疲倦异常，随即转身坐下。田母见她面色转和，不知灵符已经生效，随把丹药递过道：“这是老师父给的灵丹，快些吃了。你看新姨吃了这药，起死回生，可知好呢。”田氏接过服了。这本是瞬息间事。

田母忙完这头，又忙那头，因料定婴儿平安降生，方想起收生婆已走，待要唤人去催时，忽听产妇急喊：“外老太太快来，底下胀得厉害，肚子偏又一点不痛，莫不是小孩要钻出来吧？”田母以为产妇生时必有阵痛，婴儿在里面闷得时候太久，

虽信灵丹神效，终是悬念。又想二位神尼尚在堂屋，无人陪侍，正想抽空往谢，就便询问两句。问言还未及答，忽听床上“哇”的一声。这一来，连田氏一齐慌不迭赶了过去一看，婴儿前半身子已经钻出。这一喜，真非同小可。收生无人，尚幸田母老年人见得多了，忙伸手轻轻一扶，婴儿便随手而出。跟着绰起旁放的新剪刀，将脐带剪断，打上个结。压住一看，是个女婴，虽觉美中不足，总比没有的好。匆匆略拭儿身浆沫，包好递与田女，放向一旁小枕之上。待去洗手，忽听产妇失惊道：“外老太太，请不要走，里面还在动呢，难道还有一个？”田母闻言奇怪，刚伸手想摸肚皮，哪知这个生得更快，“哇”的一声儿啼，又钻出大半身来，忙伸手一扶，竟是一个滚壮男婴。并且五官端正，相貌要好得多；不似女婴周身紫黑，一点也不好看，又生着一颗大头。忙又剪了脐带压住。一会胎包便下，拿去埋了。先花后果，全都喜出望外。



北海屠龙记

收生婆也自赶回，进门道喜，认为这等转危为安，毕生未见。高兴头上，又累了些日，田母也未说她，任其照例行事。

田母忙命打来洗脸水，令丕绪夫妻一同往谢神尼。一面上供，祭告祖先，与各亲友家报喜。及至堂屋一看，两位神尼已去。全家都在忙乱，也无人见她们走出。准备过了三朝，再往拜佛道谢。到日，田、沈两翁婿亲往道谢。庵中原有住持，说聋尼原是寄居，自从上次走后，便未再来。只得多布施了些